





感興詩通序



夫下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
 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序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
 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
 萬事之變闢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刪後果
 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與中
 庸合朱子分中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
 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
 然由此一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為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

胡炳文序

感興詩通凡例

一所引用諸家但以詩文先後為次不以人之先後為次

一細註並從梅岩本引余氏

一梅岩本引四家為集註今增廣共十家

一總論分作五節從潘氏但潘氏以第八首為第

三節之始今以為第二節之終

一引用名氏

長樂潘氏

瓜山

楊氏

建安蔡氏

覺中



$P_1 - P_2$

建安真氏 德秀

詹氏 景辰

建安徐氏 子與

黃氏 伯賜

番陽余氏 子節

新安胡氏 替夫

新安胡氏 鞅駘

西山

進齋

思齋

愚齋

梅岩

目錄畢

文公感興詩

文公自序

新安後學胡炳文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人未始知書也日入知技感海內

痛備節文明由舉進士言山陵事武后喜之其後

右拾遺為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

宗愛其詞意深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

砂空青金膏水碧丹妙生符陵山谷空銅精蓋則生

其腹中空金膏穆天子傳亦玉也選之高鍊玉液

波采水碧也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

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碩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

為高也如曰易見玄真子觀世玉童中如曰青溪無
乃無紛嗽所曰西方金仙子崇義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
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
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第一首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太玄經曰昆侖旁礴幽註

旁礴猶彭魄地之

通曰昆胡昆切讀作崑侖之崑者非天言大以見
地之小地言下以見天之上地言深且廣以見天
之高且大天言無外以見水之深土之廣者猶有
外也

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詹氏曰昆侖旁礴以對待實體而言陰陽寒暑者以
流行實用而言○梅岩胡氏曰前二句是言天地
之形後二句是言天地之氣形則兩相配匹以對
待言氣則兩相禪代以流行言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徐氏曰伏羲契先天之易不待窺見馬圖而剛柔
之列奇偶之數尊卑之等貴賤之位所謂人文者
已燦然昭布不但有取於河圖特因河圖之出遂
布奇偶以成八卦尔程子謂縱河圖不出伏羲也
須畫卦也○通曰按伊川易傳曰質必有文自然

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人文人道也詩意蓋謂伏羲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人之道已昭著矣蓋天地人之道皆以兩而成文也不待窺河圖奇偶之數而後知其為文也他註以為文字之文非是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鮮躬顯索得之赫氏賦

胡氏曰理無迹可見氣之分為陰陽者皆有迹之可見也教人之序亦必自可見者言之故自對待流行而後及於渾然也

珍重無極翁

無極翁子也 珍重無極翁子也 珍重無極翁子也 珍重無極翁子也

蔡氏曰易有太極周子則推無極而太極是生兩

儀周子則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不謂之

重指掌乎。潘氏曰天地不同形陰陽不同位寒

暑不同時八卦不同畫而太極一理默有以貫乎

其中及諸吾心昭然著見非見於髮鬚象罔之間

也伏羲去世既遠太極之理不明久矣非濂溪太

極圖說以示人天下後世何由知也。通曰以其

理之粲然者謂之人文以其理之渾然者謂之太

極非有二理也詩言無極太極而先言人文以見

太極之理昭然斯人日用常行間而非恍忽象罔

之謂也

第二首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外維補八絃訓謂八絃
通曰張子云一則神兩則化合一不測為神推行
有漸為化詩言陰陽之氣升非遽升以漸而升降
非遽降以漸而降故謂之化
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一

蔡氏曰推之於前不見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終
之離言陰陽升降八極之中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不可分先後周子謂動而生陽亦只就動處說起
畢竟動前又自是靜。通曰易不言始終而言終

始蓋有終然後有始終非在後始非在前
至理諒斯存萬古與今同

蔡氏引朱子云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
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
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生陰陽理生象也
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陰陽之內也。
余氏曰太極理也陰陽象也二者相依而未嘗相
離陰陽有升降太極亦與之有升降陰陽無始終
太極亦與之無始終此所以萬古與今同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注曰子南海帝曰混沌與
忽七日人有七竅此獨無有試鑿未分也

潘氏曰至理太極之實理斯指陰陽言之言太極之理藏乎陰陽之中無頃刻相離萬古至今未嘗或異老莊之徒謂太極獨居混沌之先天地既判太極已分裂破碎無復全矣。梅岩胡氏曰此篇即陰陽無停機一語申言之也

第三首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孟子曰其則好曰出入無時

胡氏曰此心未感之時鬼神不能窺其際及其感物而動此心隨氣而為之出入蓋人心本不可以出入言其所以出入者氣也。楊氏曰氣之所使

疾如發機心之出入每乘其機。徐氏曰人心之妙神明不測所乘之機氣使然尔。余氏曰心譬入氣譬馬人所以乘馬者也氣之一出一入心亦與之一出一入故心者本然之妙氣者所乘之機也陳安卿曰心是箇活物不是貼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又曰心之活處是理因氣成便會活靈處是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人須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為此身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正得此詩之旨

疑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難野火其寒凝冰其居也

潘氏曰凝冰焦火者志不能帥氣而為忿怒所移

憂懼所動故逆境之來怒氣乘之熏心列寅不火

而熱患難臨前畏懼消沮不冰而寒苟在我者無

以制而御之必肆其凶悖而過於沮喪矣淵淪天

飛者此心外馳神不留形營不載魄或飛揚九天

之上或沉淪九淵之下苟非在我者操而存之不

流於放逸則溺於沉痾有淪飛之患矣

至人秉元化元化子不離元化真謂之至人子昂詩信與

動靜體無違易君體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觀

子神光燭九垓如故動也玄思徹萬微塵編今

寥落歎息將安歸

慕氏曰至人能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比日體此

理而無違焉方其靜也寂然不動如珠之藏玉之

韞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

徹乎萬理之微但聖人之心法不傳其載於塵編

者今又簡斷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將安歸乎

惟有歎息。潘氏曰元化太極也言能秉持吾心

之太極以為吾身之主故動靜各順其則。余氏

曰心雖乘氣以出入不隨氣以變遷也。梅岩胡

氏曰常人心命於氣至人氣命於心。通曰人心

妙不測以下兼聖人衆人之心言凝冰以下專言衆人之心至人以下專言聖人之心

第四首

靜觀靈臺妙靈臺心也

楊氏曰心有以靈臺名者謂其神明所舍也有以

天君名者謂其居中而為耳目鼻口四支之主也

萬化從此出除符經曰萬化生於心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陶潛云既自厚味紛朶頤厚味出國語妍姿坐傾國

以心為形役漢李延平頤曰此方崩奔不自悟崩奔注蒼黃兒多有佳人再頤頤人

馳騫靡終畢

潘氏曰此言心為形役之事也。蔡氏曰朶垂也

朶頤欲飲食之身直騫曰馳亂馳曰騫言心為形

役溺於飲食男女至於崩奔猶不自悟尚且馳騫

四出無終畢之時也。徐氏曰厚味可嗜不以朶

頤為妍姿可好不以傾國為悔崩摧奔放於人

欲橫流之中而不悟其非終身顛倒馳騫而無終

畢之時也

君看穆天子月穆萬里窮轍跡不有所招詩徐方御

宸極宸其心行行二年年下將將必有有車轍轍馬跡跡馬昔昔穆王王公

父父心祈祈韓文文徐偃偃王廟廟碑穆穆王得得心民民力之之而而無無終終

歸歸心之之方方者者三三十十六六國國無無所所負負正正威威實實下下徐徐贊贊不不息息于

走走表表安安國國失失御御

潘氏曰此言心爲形役之人。蔡氏曰此借喻人心之馳騫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物欲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余氏曰讀罔命呂刑書見人心無常而操守之不易穆王一身凡三變方其命伯罔也怵惕惟厲屢以欽之一辭責之其憂思深長矣此心不續仰八駿而略四方與罔命所戒躬自蹈之逮堯荒之年度作刑詰四方而敬戒之說二四致意雖周道自是始衰而罔命三欽呂刑主敬心法之傳猶可想也人心操舍存亡之變可不畏哉。梅岩胡氏曰穆王人主徐偃諸侯也穆王爲天子失所以爲主之道故諸侯妄意衰

極遂僭爲天下主靈臺失生反爲形役宜蔡氏以爲六義之比。通曰吾心爲神明之余故曰靈臺君位如此極之尊故曰宸極夫宸極者穆天子之宸極也而使偏方據之可乎靈臺者我之靈臺也而使外物據之可乎蔡氏以爲猶詩之比是也

總論第一首至第四首

潘氏曰詩言陰陽太極之理人心太極之妙乃萬化所從出而人乃爲物欲之所用而不知自反焉。通曰子朱子嘗論大學曰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余以爲感興詩亦然解者析之入於至細未能合之盡其至大余故析

之又合之一二首是論道爲太極三四首是論心
爲太極一首言陰陽在太極中故曰渾然一理貫
二首言太極在陰陽中故曰至理諒斯存太極之
理萬合爲一故曰一理太極之理不可復加故曰
至理貫云者太極貫乎陰陽而陰陽在太極中存
云者太極寓於陰陽而太極又在陰陽中一首又
明吾道之正統二首又闢異端之邪說蓋伏羲仰
觀俯察而爲陰陽二畫開萬世斯文之一初伏羲
一太極也伏羲文王周公不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
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聖遠言湮孰開我人周
子又一太極也自開闢以後伏羲爲斯文之一初

而夫子集大成自秦漢而後無極翁又爲斯文之
一初而朱子集大成此詩自伏羲說到周子道統
之傳自源徂流故愚以爲明吾道之正統者此也
象罔與混沌出莊子老子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蓋以混沌未分爲太極先天地而生而不知陰
陽未分統體一太極也陰陽既分各具一太極也
且復有混沌死之說太極之理無時不存無物不
存死之一字殊爲可怪愚以爲闢異端之邪說者
此也昭晰非象罔以見吾道之正傳如青天白日
亘萬世猶如一日幻語驚盲聾以見異端之邪說
如夢幻泡影足以駭盲聾於一時三首四首皆說

人心之太極又須看前兩首言理三首言氣四首
言形蓋人心本渾然一理不能不乘氣而動而衆
人又不能不為形所役聖人之心雖乘氣而動而
常主之以靜衆人之心為形所役而常失之於動
第三首所謂凝冰淵冷者人心靜而無動者也所
謂焦火天飛者人心動而無靜者也聖人之心動
靜無違珠藏玉韞靜也而川媚山輝有動者寓蓋
靜而無靜者也神光上燭乎九垓動也而玄思默
微乎萬微有靜者存蓋動而無動者也靜而無動
動而無靜者物也衆人之心也靜而無靜動而無
動者神也聖人之心也亦乘乎氣而不為氣所乘

者也不能不麗於形而不為形所役者也第四首
謂衆人之心不動於飲食之欲則動於男女之欲
竟無一息靜時夫飲食人之常情不悟而至於過
侈則傷生男女人之大倫不悟而至於淫欲以伐
性如穆天子天下之主也不悟於祈招之詩則為
徐所據而穆天子不能為主矣心者衆形之主也
崩奔不自悟則為形所役而心不能自為主矣右
四首分看一首各自一意合看又似太極圖說渾
然一意

第五首

涇舟膠楚澤

詩

及

濟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膠水王及蔡為莊子皆弱死理在周地膠楚在漢周綱已陵
夷

通曰詩揭楚與周二字春秋之筆也

况復王風降紉離離詩不離有雅故宮黍離離詩

潘氏曰言周室陵夷衰替之由也自昭王南遊沒

於楚江周室日已衰弱及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遷東周故都鞠為禾黍王風下同列國周綱已廢

墜不復振矣

玄聖作春秋辨元子之聖素月幸道宋進會要大中

十一百四年哀傷實在茲祥麟可以蹈反袂空漣而

氏之草上曰子鋤商採薪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
叔孫以為不祥使人告孔子曰有獸而一角何也
子性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
貢何傷子曰麟之出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
符獲麟前覆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

蔡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言孔子雖因

黍離降為國風遂托始於此以作春秋其實周綱

陵夷已在涇舟膠楚澤時矣及西狩獲麟嗟吾道

窮而春秋絕筆

漂淪又百年自春秋終至僭侯荷爵珪僭侯即論

侯也爵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王章久已

哀章也左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於襄王不許曰王何

復嗟嘆為

蔡氏曰謂自獲麟絕筆後將又百年也今考之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舉成數也王章之喪久矣胡為至三晉分而始嗟嘆為所以為下文述先幾張本也

馬公述孔業

詞馮

正文公述孔

業

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

詹氏曰三晉分侯之時此吾夫子所謂吾未如之何也已今通鑑託始於此毋乃迷其先幾乎○蔡氏曰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自周敬王三十九年為始

而乃自威烈王二十三年為始無乃迷其先幾也歟○又按此託始之意東萊先生得之大事記之作實接獲麟而託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切意二先生相與講論必有及於此後朱子祭文中深哀事記將誰使之續也然朱子於通鑑綱目曷為不繼春秋也耶李果齋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故續獲麟而無可媿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指故續獲麟而不可抑綱目之書特因通鑑而作也○梅若胡氏曰致堂謂陰凝冰堅垂百載矣雖無王命夫誰與抗此知幾之論也溫公徒悲其成不究其漸必若致堂所論文公此詩庶知幾矣詩曰哀傷曰漣

而曰嗟嘆曰餘悲此賈生所以太息所以流涕所以哀痛也歟。通曰綱目因通鑑而作猶春秋因魯史而作也魯史本託始於魯隱而春秋因之通鑑託始於三晉之事而綱目因之此皆迷而不作之意也

第六首

東京失其御後漢所洛陽刑臣弄天綱左傳時臥披云

奄程人張防張讓唐衡車起左惟徐璜具瓊等是也天

網即劉陶所謂

通曰王良善馭無泛駕之馬明主善御無弄權之臣

西園植奸穢光和大年開西印賣官於五族沉忠良

靈帝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屬即族也忠良子

陳蕃李膺而下三君八俊

蔡氏曰靈帝置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袁紹鮑鴻曹

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為之五族卑超具瓊左

官徐璜唐衡也言桓靈失御下之道官豎弄權開

西園以鬻賣官爵與黨錮以沉滅忠良而漢遂衰

青青千里草靈帝初年童謠云千里草何青乘時起

陸梁陸梁也當塗當塗是也轉亮悖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

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炎精遂無光漢祖生賦

蔡氏曰青青千里草董卓識語卓初為中郎將其

後廢立弒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為相國強梁於一時魏關當塗高曹操識語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欺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卓而漢祚亡矣

桓桓左將軍

劉備也獻帝建安三年為左將軍

安仗鉞西南疆

後入成

帝于伏龍

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間葛孔

龍鳳元也

謂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

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旺圖旺者謂王業也

詹氏曰祀漢配天盖用哀公元年少康祀夏配天

之意○潘氏曰此言先主仗義起兵於西南之出

以誅操復漢為名三顧亮於草廬之中與計人事

而士元之徒群起翼之兵威響振所向無前然天不祐漢先主既殞孔明亦殂而漢統竟莫能續非人力能強復也

晉史自帝魏

晉之志說魏魏後賢合更張

通曰讀者宜看自字與合字謂之自者乞米陳壽

不足責也謂之合者述孔馬公可深責也

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有聞趙將

死耳臣

徐氏曰昭烈以帝胄之英明正大義而再造於一

隅之蜀漢統猶未絕也陳壽帝魏寇蜀不知正統

之繫司馬公復因襲其謬而不知正大義不明正

統旁落求如魯連子不肯帝秦者世不復有斯人也矣悲哉。黃氏曰朱子作綱目以正統繫蜀而書魏人爲入寇則大義昭明於萬世之下而與此詩互相發明。余氏曰東漢自章帝後閹宦手握政柄玩弄天綱於掌股之上州郡材木文石既令西園督促司農金錢繒帛復於西園物積而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議價奸穢已極讒譖盛行是故黨人之獄始興於牢脩禁錮幾百人再興於曹節誅戮爰及五族姦回之志愈肆縉紳之禍愈烈嘗武陳蕃一擊之不勝而身死何進再擊之不勝亦死袁紹遂一舉而殲之董卓乘釁廢立表術之徒從

而作難乘輿播遷漢祚幾絕職此由也昭烈帝室神明之胄孔明士元俊傑之才興復漢室宜無難者天不註漢志竟不就魏據中原而出於僭竊者也蜀雖偏方而接乎正統者也大抵獻帝之播遷與幽王驪山之禍不殊昭烈之入蜀與平王東遷之事則一而操之傾奪視齊晉諸國之陵僭又過之苟非折以春秋之法無以肅亂臣賊子之心借曰三國鼎峙不能相君則並列其君以爲紀駢列其臣以爲傳猶云可也今史於獻帝紀書曰禪位於魏而於魏則以帝紀紀之至先主則抑爲列傳此固陋矣溫公通鑑唯以璽綬之傳次序歲月不以

正閏之法筆削褒貶將軍帝室之胄溫公則謂其
族屬踈遠不得與光武為比操漢之賊蜀之伐魏
正以討賊也公於孔明出師乃書曰諸葛亮入寇
且謂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於漢室何不能正名
辨分如此文公綱目之作於魏之篡漢書曰魏曹
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不以禪位立文於蜀之
紹漢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繼獻帝延康元
年之後不介以魏黃初之號至蜀之亡也乃書曰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見漢祚至是始絕非絕於延
康之後也然則漢之正統當屬之蜀而陳壽之史
不得為當明矣孰謂溫公學術之正而未免因仍

舊史之陋哉

第七首

晉陽啓唐祚

隋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為太原留守領

起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

與副監裴寂謀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

告之遂脅必起兵王明紹策封王元吉死後收其

君雅遂脅必起兵王明紹策封王元吉死後收其

籠之生明貞觀二十一年始取元吉妻於後宮而垂

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徐氏曰三代之興皆本於仁義根於心體於身措
於事形於閭門而達之天下後世其貽謀之道無
一毫可議而後世猶有太康幽厲之失邦者况不
無可議者乎晉陽啓唐祚而君臣父子之道垂矣

王明紹巢封而兄弟夫婦之倫喪矣繼體之君耳
濡目染塵聚之配不以爲惡牝晨之禍胡能免之
○通曰易重咸恒詩首關睢太宗以淫泆毀綱常
豈特不足爲一代之鑒而實千古之羞也

唐聚瀆天倫記父子聚麀瀆天倫者武后初爲太宗
宮中立爲昭儀遂廢牝晨司禍凶惟家之索晨乾綱
一以墜衰梁傳乾綱解宅武后既立廢中宗爲廬陵
于房陵降唐宗室屬籍改國號天樞遂崇崇年武三
日周是唐之乾綱思率番夷諸國請作天樞德唐興周大哀
鐵合洽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
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北征賦望通天之崇崇虎淫毒穢宸極虐燭燔蒼穹
武石始或於僧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唐
者任酷吏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殘害忠良賊

室穢宸極者內擗清禁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仁
備蒼穹者上達蒼穹爲相遂誅張易之之徒徒動之復立中宗又薦張柬之
爲相遂誅張易之虞淵取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奉勅修唐史迷至
公者言其不能正中宗之罪也唐經亂周紀傳文立則天
位以明武后篡竊之罪也紀是以作周之紀也凡例孰此容凡以言例發侃侃范
太史神宗采唐祖禹受詔與溫公備資治通鑑分職受說伊川翁程叔子葬太中伊川因論唐事及爲外
盤盡用其說伊川謂門人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日淳夫乃能相信如論日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
亦作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及其居乾侯也正月者八年春公在乾侯必書公之所及其居乾侯也正月者
必書曰公在乾侯必書公之所及其居乾侯也紀其於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也春秋
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也春秋

也武后豈得而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
號以爲姓氏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君子
惟不鑒也。元和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
蔡氏曰范太史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
以合於春秋公在乾侯之法。余氏曰伊川曰婦
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臨朝稱制呂氏嘗爲之伊川不之及何也蓋呂氏
史者必如范太史可無愧矣文公綱目於貞觀十
一年書以武氏爲才人又於高宗永徽五年書以
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父子之綱不正凜然筆削
間至因年以著統其於武后之革命中宗之失位

則大書嗣聖之年以則天改元之號分註其下而
復書帝在房州以見君道雖不立而正統不可奪也
不特此也仁傑雖有反正之功於其生也一則曰
周以狄仁傑爲某官二則曰周以狄仁傑爲某官
及其歿也始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而不曰
周焉蓋以始所事之非正固當冠之以周而終焉
反正中宗則精忠大節有不可掩故其歿也削周
而不書以見其身雖事周而心在唐室猶當以唐
室卒之也書法之嚴可以配麟經矣。潘氏曰周
末以來千五百餘歲歷代史記治亂得失之迹皆
足以爲後世監戒者今獨舉三朝何也曰此詩之

意非欲備載治亂得失之迹但恨作史者不知春秋之法或欲以初命晉大夫為諸侯託始於通鑑而迷於先幾者或徒以魏之強大為尊而不知蜀為正統者或欲成母后武氏之惡而不知中宗世嫡之不可廢者此三者皆治道本末所係君臣大分所關而史冊所書邪正不分名分不辨使亂臣賊子非惟肆奸欺於一時而千載之下亦莫有明其罪者其為害豈淺淺哉若其他治亂得失史氏自有一定是非不必具述可也

第八首

朱光遍炎字

選大

蔡氏曰

也

微陰

重淵

戲測深

寒威闕

野

淮南子下

陽德昭窮泉

選之

蔡氏曰言朱光遍炎字之時微陰已眇於重淵寒

威闕九野之際陽德已昭於窮泉陰不生於陰常

伏於至陽之中始卦是也陽不生於陽潛復於盛

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老子存

蔡氏曰至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或昧慎獨之

戒盛陰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有開先之道惟其

昧於慎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

也故善之端緒每綿綿而不可絕。徐氏曰其在

人也陽明勝而德性用故有文明之德或昧慎獨
之戒則幾微之忽惡所萌也陰濁勝而物欲行雖
曰昏迷之極而有開先之理蓋善端綿綿未始泯
絕也

掩身事齋戒

月令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君
子齋戒處必掩身謂掩閉其身也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旅

復大絕彼柔道牽
始對繫于金

黃氏曰言朱明方盛而微陰已動於重淵陽不終
於陽也故當文明之時或昧慎獨之戒則昏迷之
惡已有開先君子謹之於一陽初萌之時即掩身
齋戒以防未然之患而不使陰濁盛而物欲行也
寒威方極而潛陽已動於窮泉陰不終於陰也故

於幾微之際信有難忽之理而善端之萌綿綿不
息君子體之於一陽初生之時即閉關止息以絕
陰柔之牽而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也此詩皆隔
句相應大意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善惡相為
消長君子當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也。梅岩胡氏
曰冬夏二至君子必齋戒掩身皆為未然之防其
在重淵者防之而不敢忽其幾在窮泉者防之而
不敢折其端易於復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齋戒
掩身於冬至欲善端充廣於無窮也易於姤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此齋戒掩身於夏至欲幾微止
息於未盛也或曰防字說姤為切恐不切於復曰

言於始所以防陰之長言於復所以防陽之消防
陰之長則幾微必謹而得開先之理防陽之消則
善端常存而收慎獨之效防之用大矣哉。通曰
上二句無冬夏至而言下二句分言。潘氏曰以
上諸篇言人心與太極同體本自寂感無方一為
外物所汨則馳逐忘反必至於窮極人欲絕滅天
理而後已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此然亂極思治
惡極善萌如炎夏而陰已生窮冬而陽潛復世運
循環天機不泯豈有人而極其所趨如波頹風靡
而不可復反之理哉但恐人不知所以自反亦所
以下句有掩身閉關之事也。梅岩胡氏曰按潘

氏此段乃自首篇至八篇總論其脉絡次第也

總論第五首至第八首

潘氏曰自五首至七首言世道衰微人欲橫肆僭
竊奸欺昏淫殘虐無所不至三綱淪九法斁在當
時無以正名其罪猶賴秉史筆者有以誅奸諛於
既死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有所畏懼焉頌乃隨
時是非與世俯仰而不知律以春秋一定之法其
亦可嘆也矣此所以特舉此三史而言也。通曰
前四首是就太極論陰陽動靜之機此四首是就
世道論陰陽治亂之機又當合看第五首揭周楚
二字蓋謂中國陽也南蠻陰也春秋於楚本書判

後始書楚末乃書楚子其不與楚也尚矣昭王南
遊於楚而不復是中國之陽而制於蠻夷之陰也
豈不大可嘆乎第六首蓋謂君陽也臣陰也東京
失其御臣之道乃制於刑臣之手遂使堂堂天漢
而爲魏所有是以君之陽而制於臣之陰也豈不
大可嘆乎第七首蓋謂夫陽也婦陰也唐初已亂
夫婦之倫武后以太宗之才人而爲高宗之后卒
使其子中宗幽於廬陵而唐遂爲周矣此以夫之
陽而制於淫婦之陰也豈不大可嘆乎所以第八
首即復姤以論陰陽進退之機蓋謂時方陽明而
一陰忽生人雖文明而昧於慎獨皆不能及此防

未然而絕彼柔道之牽者也此首本是即陰陽消
長之機以明理欲消長之機固不專爲前三首而
發然即前三首觀之則皆昧於謹獨而不能防於
未然尤爲可鑒者也周昭王不能防楚而卒受楚
之禍漢桓靈不能防刑臣而卒受刑臣之禍唐太
宗不能防武后而卒受武后之禍朱光熈炎宇微
陰渺重淵其幾甚不可忽也聖賢能謹其幾則陽
明勝而陰濁消後世不能謹其幾則陰愈盛而陽
愈微故第五首言楚之於周第六首言魏之於漢
第七首言周之於唐第八首總言陰之於陽寓意
愈深垂戒愈明三復此四首使人上下古今深有

感於世道之變也如此又深知後世不能謹獨之
禍如此詩之所關係豈淺淺哉不特此也自伏羲
至無極翁是言吾道之正統此言周與楚漢與魏
唐與周是論中國之正統第三首曰塵編今寥落
聖人之心寓於經而經之寥落也如此此則言後
世之事寓於史而史之謬妄又如此楚澤周綱已
見王章之喪通鑑以初命三晉爲首已迷先幾矣
漢之後當以蜀爲正統而晉史帝魏陳壽不能不
亦武后之周何可與大唐並唐經亂周紀是何歐
陽子亦然朱子通鑑綱目之作蓋如夫子因魯史
而脩春秋初命三晉不得不因之至於書蜀與魏

唐與周則凜凜乎春秋之筆矣此數詩固自有綱
目春秋之筆存焉讀者不可不知也前言心爲形
所役此則言剛爲柔所牽前言蕪穢後言西園之
姦穢宸極之淫穢首尾莫不相應嗚呼心本神明
之舍也而自爲蕪穢之囊卒受姦穢淫穢之禍豈
不大可惜哉且第四首之末言周穆王之遊幾爲
偏方之徐所奪第五首之始言周昭王之遊卒爲
偏方之楚所陷其文理又自相接朱子嘗於大學
有曰凡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爲精密余於感興之詩亦云

第九首



P26

微月墜西嶺誠以微月為新月或為殘月指西將入
 地而後起仲秋建月始生明之夜也
 明河已斜斗杓建月始生明之夜也
 也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晉志曰天津九星橫河
 旺四瀆天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北河各生三四星
 井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以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太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四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其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舍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天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度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下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同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老四星之常道也日月斗柄低復昂

述存聖軌刪如刪詩之刪述

潘氏曰此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心前後
 相照純於天理如秋月之明無一毫之翳如寒水
 之清無一點之滓而仲尼無所不學是以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無間夏禹夢寐周公晚年刪定詩書
 脩明禮樂其志亦欲存帝王軌範以示將來耳。
 余氏曰聖賢相傳惟一心心心相授惟一敬堯之
 欽明舜之恭己敬也堯授舜舜授禹不越乎惟精
 惟一者亦敬也湯之曰躋文之穆穆與夫武烈之
 光本於戒焚周禮之起由於待旦者亦敬也故其
 人欲淨盡天理昭融此心真如秋月寒水不雲不

波上下一光此敬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妙而帝王傳心之法也仲尼主善爲師何常之有特窮而在下不得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其脩己以敬之功推而以安百姓於是乎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脩明禮樂用存聖人之軌轍於萬世非不知不如見之行事也亦曰堯舜之盛有典謨文王之道布在方策待其人而後行。梅岩胡氏曰周公已上七聖人傳心之敬堯實倡之故謂之始始之者大之也孔子雖不得七聖之時見於人紀之立而能傳七聖之心見於聖軌之存聖軌云者敬心之軌轍也挹其秋月寒水之心而寄諸軌範則

時雖往而書存久雖往而心存立之於一時有不若存之於萬世者矣以吾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在是夫。通曰周敬王四十九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以上二十六字朱子是年正月朔書于歲書閣下嗚呼書此豈無意哉夫子不可得而見矣所幸夫子之書存于千載之下猶得以遶夫子秋月寒水之心于千載之上也學者知朱子之心則知夫子之心知夫子之心則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第十一首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潘氏曰此言伏羲初畫乾坤天行健故畫乾以配
天德坤為布主敷布施生故畫坤以協合地文。
蔡氏曰此詩承前篇刪述之義蓋六經莫先於易
故首以易言之。徐氏曰此言六十四卦先天方
圓圖也圓圖者乾行以象天也方圖者坤布以象
地也

仰觀玄溥周駟于天玄溥行無窮正太紋經一息萬里
奔胡駿定駟天息之開天行九十八餘萬里人一息
以言則於揚無疆無間容俯察方儀靜儀天周
息言則於揚無疆無間容俯察方儀靜儀天周
為儀地力隤然千古存順也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

門彼色儀也
此吾身也

揚氏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學者悟意以入德

勤行當不息

揚氏曰體乾之健

敬守思彌敦

揚氏曰效坤之順。梅若胡氏曰第七首專論復

始故此首專論乾坤而皆歸之人事易豈無用之

書哉。通曰前詩自堯舜至夫子是自源徂流謂

聖聖相傳只是此敬此詩自流溯源論包犧之易

末亦提出一敬字坤之敬以直內敬也乾之自強

不息亦敬也先儒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亦只是此敬。○潘氏曰：上篇言人當法堯舜湯文，基此篇言人當體乾坤之德，順以為進德守道之本也。

第十二首

大易圖象隱謂河圖象隱也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

喪春秋魚魯多抱朴子曰：書三篇為魯為瑤琴空寶

匣絃絕將如何鍾子期死伯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

歌龍門西京河南縣

余氏曰：易自秦漢以來學者不可謂無人，但河圖

洛書易所自起，而或以圖為書，以書為圖，如劉牧

之誤，易之有象如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

文矣。馬為健，牛為順，物有常理矣。至於按文索卦

若屯有馬而無乾，離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或疑

於震坤之牝馬，反當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漢儒

求之說卦而不得，遂創為互體卦變五行納甲飛

伏之法，參互以求，幸其偶中，大抵皆附會穿鑿之

說。亦獨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

順，何必坤？乃為牛？亦可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矣。

然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但如詩之比興，孟子

之譬喻，而無復有所自來，則是說卦之作無所與

於易而遠取諸物者，亦刺語也。此大易圖之與象

所以均於隱晦而不明也。詩自齊魯韓氏之學不

傳而毛傳鄭箋獨行於世，然季札所觀周樂王風

列於鄭之先而鄭氏所作詩譜王乃次於商之後
藝文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後漢以
來引經附傳共止二十九卷則詁訓傳之所併者
不知何卷也書學經秦煨燼孔安國所定纔五十
八篇其亡者四十有二武成血流漂杵之言孟子
已不之信泰誓三篇或謂本非伏生口授乃河間
女子之獻孔穎達亦以爲張霸偽造之文則簡編
之訛可類推矣先王之治以禮樂爲本晚周而下
浸以掃地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
塞門反玷素衣朱襪諸侯之禮在大夫天下學者
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敬蒸孟僖子不知相禮

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又何怪乎叔孫
通之綿蕪見譏於兩生曹褒之定議見沮於酺敏
也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語太師翁如純
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
人歌而善反之而和其用意深切如是故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世雜之以鄭衛混
之以胡虜而樂幾已矣非禮與樂之交喪乎若夫
春秋之訛如魯之爲魚尤不可勝說姑略言之隱
三年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声子也公穀曰尹氏
卒天子之大夫也夫聲子一人爾或以爲魯惠公
之繼室而隱公之母或以爲王朝之大夫不知果

何所指莊元年卑伯送王姬卑伯天子卿也公穀
曰卑伯送王姬卑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夫
王姬一事也或以爲下嫁於諸侯而王朝以命卿
送之或以爲魯大夫之送不知果何所辨莊二年
書齊人伐我而穀梁則以爲伐我曰戎曰我果孰
是而孰非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而穀梁則以爲紀
侯曰杞曰紀果孰非而孰是齊魯之會于艾也或
曰會于蒿或曰會于鄆抑何訛以傳訛之甚耶宋
楚之會于孟也或曰會于雲或曰會于霍抑何錯
而再錯之至耶其他如以公孫慈爲公孫慈以公
孫喜爲公孫喜浸祥而謂之侵羊取愁而謂之屈

銀鷓鴣而謂之鷓鴣愈傳愈遠數之不能終也
魚魯之多不其然乎夫經所以載道也而或隱或
訛且喪且繆有如此者是譬如瑤琴不作寶匣空
藏至音寂寥鳴絃斷絕慨妙指之無寄想徽玉之
徒存撫促柱則鼻酸彈虞絃則流涕亦未如之何
也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而河南程夫子出焉其
於易則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
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必欲
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隨流逐末術家所尚非
儒者所務也其於詩也則謂欲興於詩者吟詠情
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其

於書也則謂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二典則求堯
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其於禮也則謂多出
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
制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
相從自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至於
學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
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禮運樂記玉藻郊特
牲之類又其次也其於樂也深惜夫今之祭祀無
樂今之樂不可用不得緩急之節其論春秋則曰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
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

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
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曰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春秋傳爲案經爲
斷而欲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有易
傳詩傳詩書說春秋說見行於世先生得二程之
正傳續六經之絕學作本義啓蒙首辨劉牧以書
爲圖以圖爲書之失推卦畫之本體原立象之指
歸專主卜筮實該萬變始復潔靜精微之舊推本
詩意盡削小序并爲一編綴之篇後叶其音韻以
便其吟哦始復溫柔敦厚之教謂書之出於口授
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於其

易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其於禮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本文之下凡脫彙者二十三卷所著家禮世皆用之謂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意其立下此法未嘗盡見諸行事其序律呂也有取於蔡元定之書自兩漢制志及蔡邕之說與夫宋朝會要及張程之書參互尋考以為國家審音協律典領之臣當取以奏其說春秋也則謂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者乃傳者之鑿皆所以破古今之惑也此詩深主程子而矣

第十三首

先生自任之意確矣。通曰理餘韻於絕絃之後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濂溪明道矣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尔挈裘領荀子錡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謝好禮服散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蔡氏曰此詩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蓋以明道統之正派而又嘆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餘載而道統幾

絕也其旨深哉。余氏曰此言顏子之克復魯子
之口省子思之慎獨雖不同而孟子援孔子之說
斷之以操則存一語則譬如挈裘領領挈而來自
順蓋四勿三省與慎獨尚綱無非操此心而欲有
之也著為明法炳若丹青非隱奧難見高遠難行
何為無人實踐斯境言其說之易明而人難踐也
。梅岩胡氏曰踐字要玩味丹青炳煥有目皆覩
而實踐者難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也第十首論
七聖傳心之敬此論四賢傳心之敬此篇雖不明
提心字而操字亦從心上說來聖賢皆從心上用
工如此七聖終以孔子四賢終以孟子皆道統之

正傳也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以發千載
無人之嘆。通曰孟子之雄辯三萬四千六百八
十五字不為有餘提挈裘領只操存二字不為不足

總論第九首至第十三首

潘氏曰自八首至十三首因上三首所言世道衰
微人欲橫肆禍亂極矣而天運循環亂極思治人
心暫晦而善端不泯但能參聖賢相傳之秘以致
其存養克復之功體乾坤健順之理以極其力行
固守之術則人欲可消而天理自復矣雖六經殘
缺聖道不明學者無所考證而顏曾思孟所言存
養克復工夫之要昭然明著可舉而行非如六經

之殘缺難明也何乃千有餘年而無一人能踐行
此道耶。通曰先是三首四首已發明心為太極
之妙至是第九首借天之吐極以喻人心之太極
太一有常居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中天照四國感
而遂通心之用也下四首則又發明白古聖賢相
傳傳之要道蓋自古道統之傳傳此心而已此心之
傳傳此敬而已第十首謂堯之欽明舜之恭己此
敬也堯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皆不外一敬字秋月照寒水五
字是形容敬之一字但堯舜至於周公之心見於
事業孔子之心不得見於事業而見於簡編故曰

刪述存聖軌第十一首又自堯舜泝而上之包
先天之畫為萬世文字之祖為百聖心學之源邵
子曰先天圖心法也言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
生於心也圓圖象天體天之象者當勤行不息方
圖象地體地之象者當敬守彌敦勤行動而敬也
敬守靜而敬也第十二首則又申言夫子刪述存
聖軌謂夫子之心既不得見於事業而僅見於簡
編今而易之圖象既隱詩書多訛禮樂交喪春秋
有關文於是夫子不得施於當時者又不得著於
後世殊可嘆也此又申明第三首所謂塵編今寥
落嘆息將安歸者也幸而千載之下有程夫子出

而理餘韻於絃絕之後發夫子之心於不傳之際
蓋第十首言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在夫
子此則言能明夫子之心者程夫子也第十三首
則又自程夫子而上溯其得孟氏之傳夫子之心
顏魯得之而為四勿三省曾子之心子思得之而
為衣錦尚絅子思之心孟子得之而發操存之要
孟子之後千四百年無有能踐斯境而程子得之
此道學之傳至今不泯沒也蓋自伏羲發先天心
學之傳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有以承其流夫
子六經發心學之秘而程子有以繼其絕大抵此
心皆如天星之太一皆如秋月之寒潭皆不外此

敬而已矣後之學者欲心千載之心奈之何不

第十四首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黃庭經玉池清水灌靈根

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潘氏曰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
明吾道之本原也元亨屬春夏萬物所以發生而
敷榮利貞屬秋冬萬物所以成熟而收藏四德雖
不言誠然皆造化流行之實理周子所謂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是也。蔡氏曰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五性諒斯存者言人
得之以為五常之性而信則貫乎四端即所謂誠

也。楊氏曰誠也者天下之實理也造化非實理則無以發育萬物萬物非實理則無以自成其形

。徐氏曰不誠無物向非太極無極之理有以爲之極無極則通復之理皆無有矣在天曰氣

詩利貞而誠至誠盡性所以與天地參也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潘氏曰世人逞其私見恣為穿鑿而不順乎實理
之自然乃下篇仙佛舉子之類是也。蔡氏曰萬
化原即上文所謂誠也。余氏曰山林之士未必
皆能幽探萬物之原而幽探萬物之原非山林之
士莫能也豈先生賦是詩時正隱居山林故以自
自况歟。梅岩胡氏曰鑿者其偽誠無偽也。

氏曰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
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
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
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於未發之中
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人之擾擾適以害道
不若山林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
道無不在初不可以出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
先生言外之意。通曰詩第一首言太極到此復
以誠之一字言之猶周子圖說太極而通書言誠
誠即太極也善觀太極者不徒在誠之通而在誠

之復蓋所謂靈根之固者即萬化之原也鑿智者失之幽探者得之

第十五首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史記蓬萊方丈瀛洲盜啓

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詹氏曰元命秘者造化生生之權生死關者陰陽

分散之機

金鼎蟠龍虎選守丹竈而不願鍊金鼎而方堅陳子

鍊道者養陽胎於丹田而成黃芽黃芽變為嬰兒嬰兒成白雲於丹田引出紅光而乘青龍養陰胎於絳宮引出白雲而乘白虎變而為姤姤女交會於黃庭黃庭者脾位也陰陽相接養成金用既成嬰兒却入絳宮結成女

却入丹田陽友陰宮夫及三年養神丹說林謂仙家

年聚集材料次年煉而服刀圭一入口頭尖處白

日生羽翰白氏天帖云翰

潘氏曰言仙家煉外丹也龍虎鉛汞也龍虎之氣

交相蟠結而以水火二鼎煉之丹成服之白日飛升

我欲伴從之脫躋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潘氏曰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

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偷生天地

間凡此皆出於私見鑿智之為也。余氏曰歐公

云老氏貪生釋氏畏死氣聚則生氣散則滅順之

而已老釋皆悖之者也或問程子神仙之說有諸

曰若言居山林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若
曰白日飛升則無也又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得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文公嘗訂定魏伯陽參同契且云參同契所云坎
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若其實只
精氣二者而已精者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者火
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
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內外異色
如雞卵又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二用者用九與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
之初二三四五上交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

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
一身而無所定也參同契所註空同也如韓昌
先生隱名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訢即言也如韓昌
黎託名於彌明道士也此本無關於真章之指
無所不謬。胡氏曰魏伯陽丹成服之白日飛升
如安期生之徒占皆有之惟其煉得形氣清遂能
輕舉然久亦消磨漸盡皆非正道渡江以前多說
呂洞賓鍾離今恐氣盡而死矣蓋生而不晝而夜
常道耳逆其理而得生知道者所不為也能盡乎
此理之常雖顏子之夭伯牛之疾亦安乎天理之
自然又何必求之神仙幻誕之說徵之唐史為可

戒也嘗因參同契而悟仙家鼎器之設蓋察外象
坎離之候以養內象坎離之旨考內之坎離失其
養徒假外之坎離以為功豈理也哉兼所以養之
而成功者又必氣稟至清履行純一之人也使氣
稟濁而履行虧乃欲點化於丹砂亦妄而已。通
曰所謂天道者陰陽屈伸是已使可有生而無死
是有晝而無夜有陽之伸而無陰之屈豈天道哉
是故仁者之靜而壽吾可為也神仙之偷生而不
死吾不為也

第十六首

西方論緣業

西方天竺國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

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為之遣使往天竺國
訪尋由是化流中夏緣之名有十二曰無明緣行行
緣識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業之名有三身業口業
有意業身業詩西方金甲卑卑喻群愚甲卑史記云
仙子緣業亦何名

通曰天生佛於西方西方風氣肅殺非佛慈悲無
以化之其論緣業以化西方之人非化中國也世
之論者皆謂佛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愚以為佛之
入中國自武帝開西域始西域不開佛無由而來
武帝作昆明池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方道人
道人非佛之徒乎斯言豈非西域既開之後乎。
揚慨所以佛國西方之英蓋將以無窮其國人慈悲
所以塞其無厭之欲凡其動作言辭皆相小大

取不問要皆欲以止具國中
取漸有得於道而以與聖賢
取端

流傳世代又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
潘氏曰此言佛在西方天竺國其始但論緣業因
果化誘愚民流傳久遠談空說妙遂轉而為禪彼
自以為識心見性超越有無而不知其實則駕虛
踏空無所據依也豈知乾坤之實理聖賢之實德
哉。蔡氏曰佛氏初只論緣業誘衆生極為卑下
其後如梯之接漸漸凌入於虛空玄妙之域而不
可致詰焉。通曰佛氏謂心性者不論於無不着
於有不在中間與內外吾之所謂心與性皆實有
而非虛無也皆在內而不在外也彼之心豈其薄

秋月之心彼之性豈元亨利貞五行之性哉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
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潘氏曰此言禪家不由教不由律直使人閉目靜
坐以俟心虛氣清天光發見便以為見性成佛其
路可謂捷矣是以世俗群起而趨之縱使有所覺
悟亦只是守得一箇籠侗空虛底物事而不知日
用之實理以此接應酬酢觸事面墻殆猶即鹿無
虞顛躓困踣於荆棘叢棘之中而不知其所往矣
凡此皆私見鑿智之所為也未知何人能正人心
以承三聖而為我焚其書以遏絕夷狄之教乎。

余氏曰朱子嘗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
一曰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僧說某也理會
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扣問見他說得也好及
去赴試便有他意思試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
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只說不是
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
綻罅漏百出吁以先生少年未定之見於釋氏猶
有取焉此程子所謂其言近理為害尤甚者也。
梅岩胡氏曰揚說齋論韓文公闢佛謂有畏馬者
有好馬者此詩綠紫之說蓋畏馬者因其愚昧而

入凌空虚超有無之說蓋好馬者因其高明而入
畏馬者尚可理曉好馬者難以理化故此詩辭有
詳畧。通曰詩闢佛甚於闢仙蓋以學仙者逆天
道學佛者滅人倫仙之學非氣稍清心稍靜者莫
能入佛之學或怖其果報或慕其高虛愚與賢皆
能入故仙丹三年始成佛法一朝頓悟此朱子所
以必欲焚其書也

第十七首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群材橫學也因心有明訓善
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
徐氏曰上篇言老樺之害道此又嘆吾儒之學不



P44

明而庠序之習日非也。蔡氏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有明訓也天叙既陳人文亦開蓋有本必有文初不求為文而有自然之文。潘氏曰既因天叙之自然以昭陳其五倫之典又順人事之當然以品秩其五禮之文本末具舉體用兼明。余氏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出於天所叙秩者既昭陳而不可紊而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倡婦和朋來友習之道出於人所節文者亦褻開而不可掩也。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能藻爭先冠倫魁

各逞其私見臆說以誘誑愚民而不本於天地正大之理而世之號為儒者又徒從事於文字言語之末習而不知聖學之本原所以自孟氏之沒千有餘年無復有能續聖賢道統之傳者也。通曰第九第十首言心言敬繼而歷叙聖賢之傳以見其傳皆此心也皆此敬也又所以明吾道之正統也至第十四首言性言誠繼而歷叙仙與佛之類以見其說皆非吾性也皆非吾誠也又所以闢異端之邪說也先是明吾道之正統則自伏羲以至周子今則歷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思孟以及程子可謂詳矣先是闢異端之邪說惟言老莊

今則凡仙與佛暨近世學校科舉之弊皆歷言之
可謂悉矣先是言道為太極而言心繼之今則言
心為太極而言性繼之聖賢之心無不敬天命之
性無不誠前後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不可不逐
首分看而亦不可不合看如此通書以繼之者善
為元亨以成之者性為利貞朱子既釋之曰繼言
其發成言其具及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朱子又釋之曰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復者各得
而藏於已今詩曰播群品固靈根播字即是發字
即是方出而賦於物固字即是具字即是各得而
藏於已元亨利貞非誠無有仁義禮智非信不存

中庸一書無非言誠而第十六章始發之感興二
十首無非言誠而第十四首始發之其旨一也蓋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渾然一理貫誠即一不誠非
一也至理諒斯存誠即至不誠非至也世人逞私
見其見非誠也鑿智道弥昏其智非誠也天地之
誠不徒可見之於元亨播群品之時最可見之於
利貞固靈根之際蓋靜而復動貞下起元詩所以
謂萬化原者正在於此五常之智即四德之貞而
鑿者失之詩以幽探萬物原歸之林居子者其亦
以萬化之動原於靜亦惟靜者能得之歟或曰十
五首所謂神仙者非林居子而何曰吾儒林居子

能經世而不用於世者也彼則無用於世而遺世者也且元亨利貞萬化之一出一入一生一死皆真實無妄之理仙家欲長生而不死妄也元亨利貞之理實有而非虛無佛家無實無虛超乎有無之表妄也六經無仙字與佛字使其理果實有也則六經言之聖賢為之矣至若後世學校科舉雖非仙佛異端之比古者學校敬敷五教因人心固有者導之古者言揚功舉取其有補於世者用之後之學校科舉多尚虛文而無實用則亦妄也然此事却在上之人宗主如何尔使學校皆如胡安定之明體適用使科舉而皆得范文正公金在卷

之賦皆得張庭堅自靖自獻之義則亦謂之妄可乎謂之無補於世可乎嗚呼仙學遺世佛學出世儒又不能使經世此後之世所以不能如唐虞三代之世也此固詩之所深嘆也

第十八首

童蒙貴養正正陽蒙也養遜悌乃其方養遜悌

胡氏曰遜順者孝弟之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

鷄鳴咸聞初則子事父問信謹暄涼冬溫而

晨省捧水勤灑掃周室堂長則進少者捧盤

掃竹也內則書太掃室室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書劇嗜炙勤勞子書勉見惡逾探湯庸言戒虛

誕時行必安詳難詳安詳野誇審也聖途雖云遠發軔
且勿忙勸榜也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德備業發
及時

潘氏曰此承前篇禪家捷徑而言學者當從下學
而後可以上達不可如禪家直趨捷徑欲一蹴至
聖人之域也。余氏曰發軔且勿忙而以及時起
高翔繼之蓋言學者不可自視過高而失之踈進
亦不可自視過卑而失之不及也雞鳴盥櫛以下
考之內則皆子事父母之事不曰孝弟而曰遜悌
何也蓋孝弟皆順德而遜所以為德之順也人未
有能遜而不孝亦夫有不孝而能弟者孝弟為仁

之本而遜又所以為孝弟之原。梅岩胡氏曰易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此詩首以養正終以聖途正與
易合養正未遽至於聖而作聖未有不終於養正
者養正有方遜弟為養正之良方乎此言小學工
夫而以大學明之。通曰古人之教養蒙為先故
詩於此拳拳焉詩首言天地陰陽之奧此理之極
於至大而無外者也此言童蒙洒掃應對之節理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
義入神通貫只是一理又曰自洒掃應對以上便
可到聖人事此詩始之以童蒙養正終之以聖途
高翔即此意也

第十九首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蔡氏曰哀哉二字本孟子朱子謂最宜詳味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牛山木美矣日為斧斤所戕然氣
化流行未嘗間斷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來侵焉
此亦六義之比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左傳寡君未之政任
韓文孰余力之不任

潘氏曰此言惟皇上帝降下民人莫不具仁義
之性但為口體物欲所攻伐是以天理日微而人
欲日熾縱或根苗尚在當心平氣定之時乘間發

見又為私心邪念所戕賊其不殄滅者幾希矣仁
義存人猶木在山善端之間發猶萌蘖之復生也

私欲外邪猶斧斤牛羊也

反躬良其背其背良肅容正冠矜保養方自此何年

秀穹林

潘氏曰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無不與物相感者惟

背非聲色臭味所能動搖及躬良背所以止於內

肅容正冠所以防其外外交養庶幾有以完復

其仁義固有之心也然其端之發也甚微今方保

養於此不知何時充實光輝以至於盛大之域耶

穹林者首尾以木為喻也。通曰哀哉二字孟子

本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者言也牛山一章亦言人之放其良心也故詩亦以哀哉二字先之嗚呼心者吾之所得於大而異於禽獸者也吾自放而失之則去禽獸不遠矣豈不大可哀也哉此詩言心與第三四首相應學者讀之宜惕然深省也。潘氏曰上存者相應學者讀之宜惕然深省也。韓愈曰上

第二十一首

玄天幽且默詩 易 仲尼欲無言

詹氏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其分固不能無異其理則未嘗不同皆自自然而然也

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

潘氏曰此言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無非實理之所運也聖人無言而容貌舉履之間無非至教之所形也。通曰物生於春遂於秋天之容春而温秋而清

彼哉夸毗子

夸毗子 夸 詩無為夸毗子 夸 毛曰夸 體柔人後也 毗 子 非 欲 仕 也 毗 夸 毗 以 求 舉 謂 足 占 聶 徒

秋 宣 地 兒 婦 多 言 也 漢 唯 夫 傳 宣 小 兒 聲 又 鳥 聲 但 逞 言 辭 好 豈 知 神 鑒 器

潘氏曰此指上章群居競葩藻之徒也詩曰無為夸毗夸大也毗附也為大官以夸誕於世設言以

阿附於人也。咕囁狀，宜乃禦人以口給之狀。豈知神鑒昏，謂但騁外面言辭之美，好要其胸中實無定見，其於義理真實至當之所歸，全不之知也。
曰：子昧前訓，舒詁公坐此枝葉，絲易中疑者其辨辯新發，積未刊落，竒功收一原。

蔡氏曰：末句見其歸根趨航，作實神功起絕有不可形容之妙，以為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為自謙則又若自任。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梅岩胡氏曰：竒功譬如天何言而自有動植生遂之功，言語文字末耳。學者當剛其枝葉，培其本根，枝枯葉脫，根幹呈露，而大本之一原者固如此。借

言語為筌蹄，而卒至忘筌忘蹄之境，非竒功乎？後四句雖若自責實，所以責夸毗子而教之也。○通曰：此所謂一原，即前所謂萬化原也。幽探萬化原，則義之精，竒功收一原則，仁之熟矣。○徐氏曰：詩渾然此通，無聲無臭，胎於胎，於胎無所，而太極者，以此感典詩。

總論第十八首至第二十首

潘氏曰：學者當務小學工夫，以培養其仁義固有之實心，而不可感於釋氏駕空凌虛之說。當知夫子不言而躬行之意，而不可徒事口耳角敵文辭，以為媒身之計也。○通曰：右三詩皆承上章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言之也童蒙貴養正是養此
良心於童蒙之時所以培善端也保養方自此是
養其良心於枯亡之後亦所以培善端也端字有
二義始為端末亦為端性發為情是其始也而謂
之端於此時養之能不失之於始也情欲昏蔽之
極而本性有時發見是其末也而謂之端於此時
而養之是其既失之後而保養方自此始也聖途
發軔養之功易見何年穹林養之功未易成兩養
字或言之於詩之首或言之於詩之終朱子教人
之意深矣哉末章言吾之心即天之心則又無待
於養之功矣天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動植之生遂

聖人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德容之清溫故詩前謂
心者吾靈臺而多欲者穢之泛為衆人言也此謂
心者吾神鑒而多言者昏之專為末學者言也末
學紛紛求工於言詞之末而本心存亡漫不復省
枝葉徒繁本根已悴此朱子晚年必欲刊落枝葉
而特達本根也動植各生逐一散為萬而心之用
以行奇功收一原萬會為一而心之體以立詩首
言一理未言一原於此見朱子晚年造詣之深矣
合此三詩觀之童蒙養正學之始也反躬良肯學
之中也奇功一原學之終也即中庸末章首言學
者立心之始中言慎獨戒惧之功而終則歸之無

聲無臭之天也無聲無臭之天即是無言之夫子
即無思無為之易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也吁妙矣

感興詩諸家總論

余氏曰詩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幽探無極太極生化之原明迷人心道心危微之
辨粗及夫晚周漢唐治亂之迹精言夫陰陽星辰
動靜之機上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授受之際
下列夫顏魯子思孟軻在守之要大而乾坤之法
象性命之根原微而神仙之渺茫釋佛之空寂與
夫經之所以得史之所以失靡不明備無有遺

且於教之所以學之所以學然條列混然貫
通首窮夫無極之旨不歸於無言之妙與中庸然
言天命之謂性在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
一指歸也

又曰興隨感而生詩隨興而作或比或賦雖非一
體或後或先初非一意然首尾之為貫穿本末
之相為聯屬則渾然其為一貫也蘇黃門謂大雅
綿九章初誦太王遷幽至其八章乃及混夷至其
九章復及虞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
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感興
之詩當以是觀

李氏心傳曰詩凡天地陰陽之運道德性命之理
石王之規模六經之蘊奧與夫孔孟相傳之正瞿
眇所見之妄大略感興于此而以下學上達之方
終焉雖因感興而遂成章然開示學者之意亦已
切矣顧其包涵廣遠不可涯涘倘非盡讀夫子之
書而通其教則於此六百三十言之大旨猶未免
乎面墻也

李氏道傳曰感興二十章擬陳拾遺感遇詩而作
也詩人擬古多矣第能倣其意趣效其音節無甚
高論拾遺之詩李太白亦嘗擬之其措意遣言不
出拾遺區域之外至有全用拾遺語者雖無作可

也晦菴二十章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下學上達之
事靡不該貫蓋道學精微也雖擬拾遺其實過之
第宏深妙密初學之士或未盡識也

胡氏升曰此詩究極道體網維世教與太極圖通
書近思錄實相表裏指示學者甚切也

王氏堊曰先生此詩凡太極陰陽之理天理人欲
之機古今治亂之分異端末學之辨精粗本末無
該並貫加以興致高遠音節鏗鏘足以追儷風雅
學者優游諷詠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下學上達之
功孰能外是而求之哉

梅岩胡氏曰文公贊陳詩以為雖乏世用實物外

難得自然之奇寶且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飢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為易知而忽之哉蔡氏曰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諫物陶精舒其蕭散閑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詩為詩以理為詩齋居感興是也蓋以義理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

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爾

感興詩通卷終

若晦庵朱先生感興詩
若干篇理趣融液音韻
優游上該六經下貫諸
史上下古今幾千百禩
理道事變蒐括殆盡實
與三百篇相表裏要非



騷人墨客吟風弄月之
作也第詞旨簡奧學者
未易曉解近得婺儒通
釋其義始明惜板行新
安流希未廣若閩陝僻
在西鎮得之尤難上饒

婁先生被

命提學于此以身範物以
性理陶泚士人乃以所
得善本授繡俾鋟諸梓
以與學者共之盛心也
於乎豪傑之士寧無得

此而興起者乎時
成化丁未秋八月既望
鳳翔府知府後學春陵
熊繡謹識



